

維·拉齊斯著

孫肇堃譯

狂風暴雨

第二部

14333

820(2)
5004
2

狂 风 暴 雨

〔苏〕維·拉齐斯著

孫 肇 莖 譯

第 二 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В. ЛАЦИС

БУРЯ часть 2

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7 年版本译出

狂 风 暴 雨

第 二 部

原作者 [苏] 维·拉 齐 斯

翻译者 孙 肇 莼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：22 9/16 字数：498,000

1962 年 10 月第 1 版

196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0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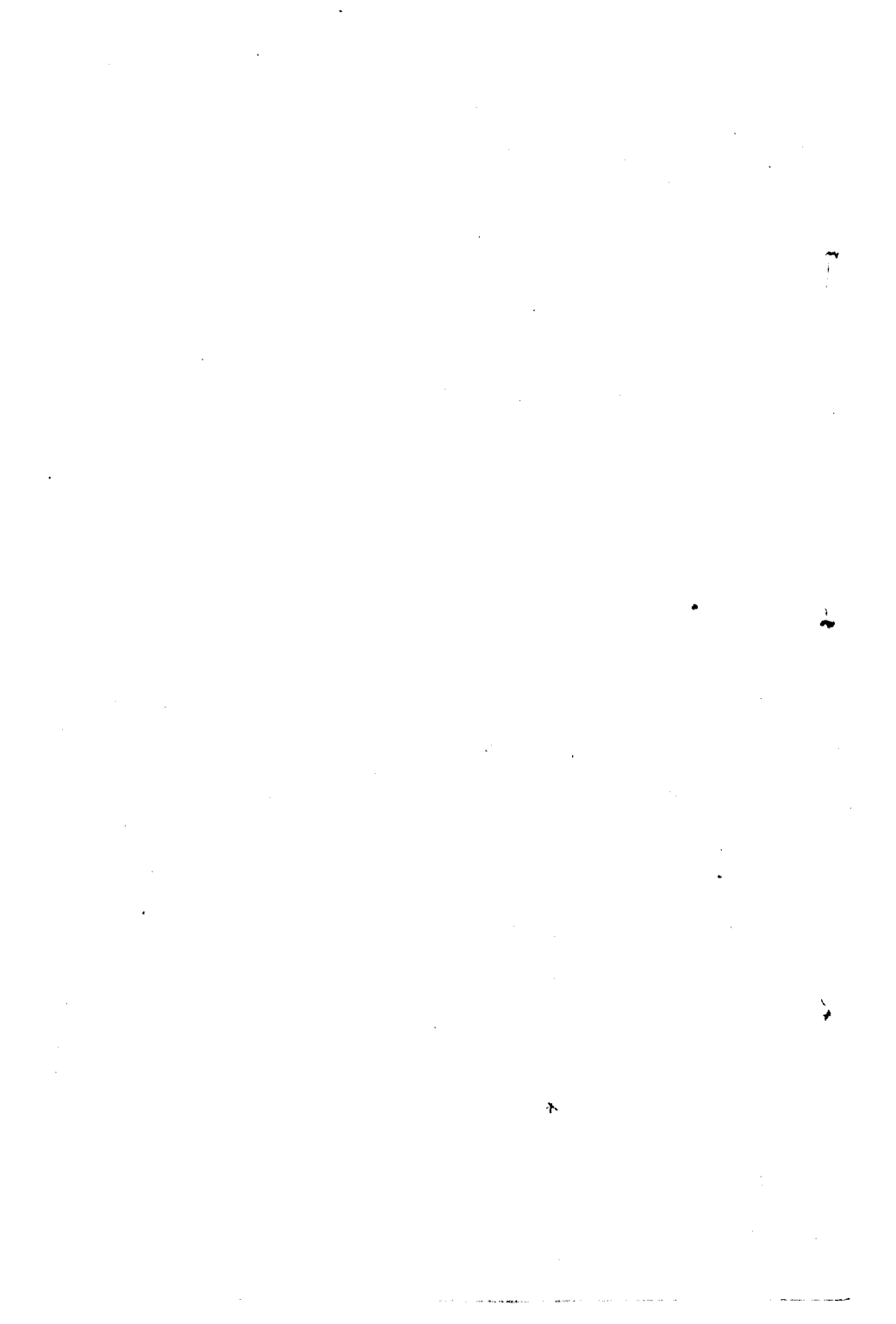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(八) 2.10 元

目 次

第三卷 1

第四卷 425

第三卷



第一章

1

下着牛毛小雨。可是蒙眛的雨雾里，却越来越强烈地透出旭日的光辉。这儿那儿，灌木丛的潮湿树叶上，不时闪亮着细小的虹彩。

右首天空中有飞机的马达声。奥斯特拉·查基斯在拐角上站停，凝神细听，后来飞机声远了，她就放心继续走去。这儿的大路，两旁尽是松林。最后三公里路上，她没瞧见一个田庄，也没遇到去或来的汽车。

奥斯特拉跟一群难民在一个干草棚里过了一夜。早晨，他们开始争论以后怎么办：有些人主张在这里守候第一辆开过的卡车，他们就可以直达县城；有一个人有亲戚住在近处，他就走自己的路；另有一些人因为听说附近树林里潜伏着土匪，很是担心，不知怎样才好。奥斯特拉不等争论结束，就毅然扣上她的灰色夹大衣，背上绿色帆布袋向前走了。

姑娘的脸已经晒得发黑。光滑的脸蛋上两个可爱的酒窝，腮帮几乎跟栗色的头发一般颜色。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出一种自幼练成的力量和敏捷。背了东西走十五、六小时，在她没有什么希奇。不久前她不是帮着爸爸、弟弟在树林里和割草场上干活吗？可是装得鼓囊囊的袋子压得肩膀发痛，想起爹妈和弟妹结

果沒有能見到，想起奧古司特在戰爭爆發的第三、四天就隨他的軍校去支援利耶帕雅的守軍，想到這些，她的心頭不時作痛。他們現在在哪兒呢？何時何地再能見到他們呢？這兵荒馬亂的年月，他們會不會從此不相見呢？腦子里盡想着這些事，她忘了自己是孤單單一個人，忘了每一堆灌木叢，每一個道路拐角，每一個遇到的人的警覺眼光，都對她有着危險。奧斯特拉眼前還熊熊地燃燒着那被拋棄的里加房屋上的火焰，耳朵里還響着炮彈的嘶叫和垂死的人們的呻吟。

小雨漸漸地停了，几百只鳥在灌木叢里咕咕喳喳喧鬧，歡欣地迎接新的早晨。

撤退的部隊和難民的洪流，沿着普斯科夫公路走去；這條路直通北方，路上難得有汽車開過。

道路陡地向右拐弯，經過好幾叢黑沉沉的老雲杉樹，現在一直通往那個叢生着小白樺和小松樹的斜坡。下面峽谷里聚集着一群人，大約二十來個，不知在休息還是守護着什麼。有幾個坐在路溝邊，有的直挺挺躺在草上，有兩三個站着探望地形。他們身上都有步槍、衝鋒槍、手槍或手榴彈。奧斯特拉老遠就看出里面有好幾個女人。

“是匪徒還是我們的人呢？”她心里想，甚至覺得身上熱了起來。離這些人還有四十來步路，可是奧斯特拉避不開了——他們已經瞧見她，有幾個人朝她這邊望，等她做些什麼。奧斯特拉用從容不迫的步伐走近他們，一面卻不安而敏銳地探索着，想找到一些可以確定是自己人還是敵人的標志。喔，有三個人穿着工人近衛軍的深藍色制服。自己人！她的心一下子跳得均勻了。

當奧斯特拉走近時，她覺得其中有個人好生面熟，彷彿在哪兒見過。這年青人身材高大，穿一套很皺的便服，一隻手繞着綳

帶，用白吊帶吊着。他感觉到奧斯特拉在看他，也凝神看看姑娘，但大概沒认出来，因为他眼睛里紧张的注意神色当时就消失了。

她在—个地方见过这张脸。也是七月的早晨，草上积着反射虹彩的露珠……河岸上有两个年青人。这是在爱拉·利耶品举行婚禮之前。哦，现在很清楚这人是誰——奧斯特拉完全放心了。她站停下来，輕声打个招呼，又对这手繞綳帶的人看了一眼。

“您不是利耶品的女婿？……斯帕烈同志嗎？”

彼得·斯帕烈幕地向姑娘轉过身来，惊奇地盯着她看。

“是呀，不錯。可您怎么認識我的？”

她笑了笑，露出两排坚固的白牙；在姑娘晒黑的脸蛋上，牙齿显得更白了。

“您認識我父亲，”她答道，“我是住板棚的貧农查基斯的女儿。我們是跟利耶品家一起分到地的。”

彼得走过来跟她握手。

“动身前您到过家里沒有？您知道利耶品家怎么样？一星期前我妻子上那边去了，可我却始終沒去。”

“我也沒能去。我是一号前一天夜里离开里加的。开头乘卡車，后来車子忽然坏了，只好步行。哦，没关系，步行也行。”

“这倒没什么，”彼得沉思地重复了一声。“糟的是我們不知道家里怎么样。更糟的是他們一点也不知道我們的情况。”

“噯，是呀，”奧斯特拉輕声說。“这种时候……”

两人都不作声了。彼得挺直身体，惘然从奧斯特拉身边向南方眺望，好象在等待那边的什么人似的。站在一旁的一个年青女人走到彼得跟前。他对着她朝奧斯特拉摆了一下头。

“碰到了个熟人。爱拉的邻居，”他解释道。“也没来得及到家去，也不知道什么。跟她谈谈吧，艾姬，我们来想想以后该怎么办。也许带她一起走吧？”

“当然！”艾姬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她转向奥斯特拉问道：“疏散出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这样……”

“您真胆大呢。单身走这林子。您决不会想到这儿昨夜出了什么把戏。匪徒袭击一辆落后的汽车，车上都是咱们的积极分子。幸亏我们赶到，打死了六个匪徒，其余的逃了。他们潜伏在附近的树林里。唔，我们不能让您再单身走路了。您会使武器吗？”

“当然会的，”奥斯特拉很快地回答。“我是建设促进会①训练班里毕业的，我有个弟弟在军校，……”

“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“我很高兴……可别人同意吗？”

彼得去叫西连涅克，这时艾姬就跟那姑娘谈话，可是奥斯特拉的情况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弄清楚——她的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。

当西连涅克和茹布尔命令这支休息着的歼击队出发时，奥斯特拉也跟他们一起向北走了。她是维则姆贫农查基斯的女儿，本来巴望秋天以后进大学读书的。再说他们中谁没有自己的计划呢——可是战争的狂风暴雨却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。

七月的太阳越升越高，很快就将被雨淋湿的树叶晒干了。在战士们脚下，道路已经有尘土扬起。黑黝黝的丛林阴郁而庄

① 指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(1927—1948)。译者注。

重地回应着他們的話声。

2

太阳明亮地照着小县城的街道。以前，这里未必可以看到象这些日子那样的熱鬧景象，那样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商店仍旧在做买卖，有許多难民是在工作时直接动身的，他們都能添置一双短袜或者一件衬衫。瓦尔卡城的居民怀着不安的好奇心，惊讶地望着那些在街上行走的工人近卫軍。他們的出现，报导了城市生活将有新的旋律。战争的喧鬧声也传到了这里来。而那些妻离子散的人們，看到这儿的居民还在过着平常的生活，做着日常的事，看到他們还没有感觉到昨天所关心的事在今天是多么不合时宜，因此觉得很奇怪。

关于前綫上的情形，这儿的人是从路过和到这儿来的难民口里听到的。但这都是不正确的情报。一时謠言紛起，莫衷一是，有的很荒唐可笑。有人說战争在道加夫皮尔斯和克鲁斯特皮尔斯进行，有人說德国坦克纵队已經冲过阿勃烈涅，战争逼近普斯科夫。看来，消息总是落在事件本身后面，事件的发展快得不可想象。人們在树林中休息时，或者在农民庄园里听到这些謠言，他們只能忧虑不安地討論着各自的推测。

后来共和国在瓦尔卡建立了领导权，跟前綫指揮部保持經常連系，这时一切都明白了。据說希特勒軍队主要打击是对着道加夫皮尔斯东北——朝着普斯科夫的方向，并力图切断拉脱维亚地区的紅軍部队，这些话都对。可是更对的却是：对“閃电战”寄予厚望的希特勒大軍，在每一防守要地都得进入一场血战。道加夫皮尔斯数度易手。沿着魏里卡雅河形成一条强有力

的防禦綫。从普斯科夫到奧斯特洛夫的各条道路上，都有紅軍生力軍迎击敌人。在这些日子里，开向西方和西南方的每一門大炮、每一支部队，都在难民們的精神上引起巨大的影响。

这完全不象世界末日的景象，只有某些庸俗的小市民，才有这种昏愦的想象。

准备向希特勒大軍迎战的战士們严肃庄重的脸，炮兵、步兵秩序井然的行动，証明了战争并未結束，斗争还在进行。瓦尔卡每天有列車載着零星难民开向东去。这就說明經過普斯科夫的路是通行无阻的。每天几次，有卡車朝里加方向开去，把那些疲憊的人們集中在一起。到了瓦尔卡給他們吃飯，老弱妇孺和病人都用火車送往后方。男人大多都留下，参加对敌战斗。

在县軍委会房屋門口的小广场上和旁边的街道上，老是拥挤着許多人。这儿是共和国的政府机关所在地；这儿跟还没有被德軍占領的各县各乡，日夜保持着电话联系。各县委会和执委会从这儿取得关于組織抵抗、关于疏散人員和物資的指示。偶尔也有这样的事：某一城鎮的一头响着德軍坦克的隆隆声，而另一头却还在跟共和国领导人通着电话——一直到逼近的战斗的轰响淹沒了談話声才停止。

西連涅克和茹布尔，帶着他們的队伍进入了瓦尔卡。

工人近卫軍人們把茹布尔团团围住了。

“連长同志，該我們得到战斗任务了吧。要是老是沒事呆下去，枪都长鏽啦。”

队伍里有三个年輕人走进軍委会。几年前他們在西班牙政府軍里作战，他們曾經用燃燒瓶攻打过敌人的坦克。

奧斯特拉·查基斯不安地观看着这种熱鬧的景象。“奧古司特弟弟啊，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呢？”她心里想，“要是你的工作能

安排得使我們永远在一起，这有多好啊。你不会說我在这儿沒有位置的。”想到队里有些同志建議她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同到安全的后方去，她不由难受起来了。

軍委会的台阶上走出一个人来，用眼光在人群里找寻什么人。他看见了安德烈·西連涅克，就走到他跟前。

“請您去开会。”

西連涅克就走进屋子里去了。

3

“司机沒有汽車，等于水兵沒有輪船，”爱瓦利德·卡彼伊卡对奧斯特拉說。

他們在軍委会小花园里的草地上坐下，等着西連涅克。卡彼伊卡时时望着大門；他們队伍里有几个人在那边蹣跚，这是說西連涅克还没有出来。卡彼伊卡把帽子扔在一边，非常浓密的浅色头发落到眼睛上。他拔下一根小草咬着，聚精会神地思量什么。卡彼伊卡滿身都是油迹，身上还有石油气味，虽然他最后一次開車是三天之前了。

“唔，您說吧，”他說道，他这話与其說是对那姑娘讲，还不如說是对自己讲的，“我这人有什么用？西連涅克同志不知道該把我擱在哪儿。自从那容克斯飞机炸毀了我的車子以后，我就象个多余的人啦。最好此刻就轉到卡車或者公共汽車上去，可这样就要跟西連涅克同志分手了。这怎么行呢？我們一起过了整整一年，走了多少路呵……难道在这时候抛掉他嗎？真該死——飞机又来啦！……”

卡彼伊卡拿拳头朝天空一扬。高空中有几架德国飞机飞过

城市——很难說出是偵察机还是轰炸机。

“我的車子就是給这样一架飞机炸坏的。唉，您能看它一眼就好嘍！馬达灵得象钟表。又灵活，又准确，又省油。如今我到哪天才弄得到这样一辆啊！”

“您还能弄到的，”奥斯特拉望着他那怒冲冲的脸，不由笑了。卡彼伊卡又向天空扬了下拳头，后来抓起帽子揉了揉，又扔在地上。

“不搞技术我簡直活不下去。我那老头甚至还想培养我做工程师呢。他維持了我两年，可是挺不下去了。就这么成了个一知半解的人，馬馬虎虎过去。现在最好在坦克上干一陣，消灭一些希特勒匪徒，或者开它几个月高射机关枪。开开冲锋枪也还可以。开普通的步枪就沒有劲了。”

“我有普通步枪开开也很高兴了，”奥斯特拉羡慕地說。“我在建設促进会的訓練班里学习过射击，三次都打了十环。怎么，照您說来，打中希特勒匪徒倒要困难些嗎？”

“这要看情况，”卡彼伊卡很有礼貌地答道。“战斗的时候当然不象射击场上那样灵便。”

“您大概以为我会害怕吧，”奥斯特拉泼辣地看了他一眼。“放心，我瞄准的时候手决不会抖……”

“咱們何必爭呢……”卡彼伊卡随和地回答道。他忽然回头一看，拔脚就跑。奥斯特拉也回头看见了西連涅克。他在院子里走来，显然在找人，后来轉向他們这边。奥斯特拉連忙站起，期待似地望着西連涅克。两个人——姑娘和卡彼伊卡——的脸上，都显出那么焦急不耐和好奇的神色，使西連涅克不禁笑了。

“厌烦了，是嗎？唔，沒关系，就可以不厌烦的。咱們要正式

作战了。”

“这才好！”卡彼伊卡高兴地說。“即使此刻我也准备着呢……”

“这样就对，爱瓦利德，”西連涅克說道。“如果我沒弄錯，你是維則姆东北部出生的。”

“不錯，西連涅克同志。我是阿卢克斯涅附近的人。”

“这个地方你很熟悉吧？道路，沼泽地，树林……唔，还有人們？”

“怎么不熟悉？在那儿长大的嘛。”

“这儿工人近卫軍或者撤退的人里面，有你熟識的人嗎？最好不光是熟識，还要是真正可靠的朋友，在任何情形下都信任得了的。”

“一时不会有很多，一两个总找得到。”

“那就把他們找出来，过些日子带来见我。”

“还可以問几句嗎？”卡彼伊卡刚想动問，接着就停住了。

“不，没有什么。以后您自己会告訴我的。”

“等你把你那些朋友带来了再說吧。”

“那末，可以去找啦？”

“当然，去吧，爱瓦利德。”

卡彼伊卡走了。

“西連涅克同志，”奧斯特拉怯生生地說了起来。“您就給我点任务吧……也許有一点点什么事也可以給我做做吧？”

“給您的任务？”西連涅克迟疑了一下，沒有馬上答复。后来笑了一笑。“怎么，总有一些事也可以給您做的。您跟艾姪談談，这儿女孩子方面的事由她决定。我們要成立几个营。这样的大范围里，人人都派得来用处。就这样吧。”他贊許地对她点下头，

就走到大門外一群工人近卫軍那边。茹布尔、尤里斯·鲁宾尼斯、艾姬、鋸木厂工人老毛林都在那儿。奥斯特拉看见彼得·斯帕烈也在，他照常是那样沉思默想的。她就穿过人群到他跟前

“斯帕烈同志，您是肯支持我的嘛，对嗎？”

彼得惊奇地看看她。

“支持？您遭到什么事啦？”

“您知道，我怕把我送后方……唔，那儿跟小孩子和老年人在一起。可我要作战。唔，您說为什么我不能跟男人们一起打仗？我相信我打枪比很多工人近卫軍人都好呢。”

“莫非有人讲过要您走嗎？”

“固然还没人讲过这话。可是开始建营的时候……万一沒有我的位置呢？請您給我說句好話吧。我多多恳求您。”

她說“多多恳求”时，口气是那么恳切，面部表情又是那么可怜，使彼得忍不住笑了。他不由得伸出强壮的手，摸摸她的肩头。

“我們大家来想点办法。我跟茹布尔談一下……”

“可西連涅克說，女孩子方面的事由艾姬決定的。”

“那更好。我要說服不了亲妹妹，我可真是一錢不值了。何況又是这样的好妹妹。”

“我非常非常感謝您，斯帕烈同志。”

“暫且不用謝。我什么還沒做哩。”

“怎么不用謝？主要是我现在知道您肯帮助我。这一点您用不到后悔——您决不会后悔的！”

这一天，不止奥斯特拉一个人心神不宁。所有的姑娘脸上都反映出这种感情。組織战斗部队的风声已經传遍全城。营部

門口都拥挤着許多志愿报名的人——其中有老人和少年。这里有党和苏維埃的积极分子、共青团員、民警局干部、市民和农民。几位刚被任命的营长——大都还穿着便服——給录取的人登記姓名，把他們分配到某連某排去。

卡尔·茹布尔的一連都是里加人，其中有許多团員。一座校舍撥給連队使用。傍晚，新的分队的战士在院子里站队时，真象一支杂牌軍。站在一个橫队里的人，有的戴呢帽，有的戴便帽，有的根本不戴帽子。有些人光着脚，另有一些人，一点东西也沒来得及帶來，衬衫破得只好把上衣領子翻起。尤里斯·魯宾尼斯已經跟正規軍兵团軍需員作过談判，他相信第二天早晨能让他的連队穿上紅軍制服。妇女方面，情况却比較困难。尽管招兵委员会把她們“篩”了又篩，艾婭毕竟还是把十来个女团員編进了連队。拿什么服装和鞋子給她們穿着？紅軍的靴子對她們太大，褲子也不合式，姑娘們穿了怪难看的。

奥斯特拉发现茹布尔連里有許多熟識的脸。彼得·斯帕烈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員。西連涅克本人任营政委。就是不见卡彼伊卡。他跟他的两个伙伴——也是伶俐的小伙子——一起坐在軍委会办公室里，跟中央委员会某一位書記談話。大房間里放了些簡單的办公桌椅，这儿就是共和国的領導总部，是共和国最高机关的大本营。電話日夜不停，日夜有人来来去去。就象在里加一样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，每一个領導干部都負責一定的、目前最为重要的工作部門。有的安排疏散和把貴重物資送往后方；有的跟各县各乡保持联系——指示把敌占区的桥梁、发电站和工厂企业加以破坏；有的領導宣传出版；有的主持軍隊編組。另有一个領導刚开始的游击运动。此刻就是他在跟卡彼伊卡和他的伙伴作着认真的談話。房間里除了他們，沒有別人。